

邵荃麟全集

SHAO QUANLIN QUANJI

第七卷 小说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
PUBLISHING HOUSE

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邵荃麟全集

SHAO QUANLIN QUANJI

第七卷

小说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
PUBLISHING HOUSE

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邵荃麟全集. 7, 小说/邵荃麟著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3. 10
ISBN 978-7-5430-7887-1

I. ①邵… II. ①邵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
综合集②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32946 号

著 者: 邵荃麟

责任编辑: 万 忠

封面设计: 刘福珊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 10 字 数: 208 千字 插 页: 7

版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0.00 元(全套八卷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1964年，邵荃麟全家合影



邵荃麟、葛琴、胡绳合影



1967年，邵荃麟在北京日坛公园



邵荃麟与葛琴下象棋

目 录

客人	(1)
英雄	(18)
海塘上	(56)
欺骗	(66)
吉甫公	(86)
多余的人	(99)
雨天	(115)
新居	(126)
一个女人和一条牛	(141)
宿店	(162)
大铜山的一夜	(181)
旅途小景	(196)
歌手	(211)
一个副站长的自白	(237)
糖	(259)
车站前	(275)

银弟	(280)
贬价	(289)
荒唐的人	(307)

客 人

小组会议的进行，突然被打断了……

板门像给一股暴风冲击着，猛地撞开了。一个猩猩样的，巨大而伛偻的身体，从门框里艰难地塞了进来。猩猩的背上压着一个庞大的黄色被囊，腰旁又拖着一只精致发亮的绿色皮箱。门框本来不很大，被塞得几乎要撑开去。巨大的身体硬挣了两下，好不容易才挤进屋子里。黄色的被囊訇然地落在泥地上，激起一阵灰雾，直扑到每个同志的鼻孔里。

跟着这巨大的身体一移开，一片强烈的太阳光立刻从门里推进来，而就在这撩眼的太阳光中间，出现了我们的来客——一个和太阳光同样撩眼的漂亮女人。

那一眼就看得出是刚从都会里来的。除开头发上一些新蒙上的灰土以外，找不出一点能够和这小村落的气氛调和的地方：染黄了的髻发蓬松地垂在后颈上，脸孔是瓜子形的，两颗颧骨微微地凸出着，眉毛画得很长，眼梢动人地向后扬起，射出一种摄人的晶莹光彩。她穿着笔挺的黄呢马裤和棕色的鸡皮球衣，一只旅行用的黄色皮包斜挂在球衣上面，在太阳光里闪烁出骄傲的光芒。

“这位同志……”小组会议的主席惊愕地迎上去，一大堆

探询的眼光跟着他。

但是客人却没有理会，纤长的身体一扭，旋了一个半圆形。那个猩猩样的汉子正拾着一件稀湿的布衫，朝她蠢蠢地望着，荷嘘荷嘘地喘着气。

一张鱼票飞落在他手里，立刻从嘴里爆出一大串不平的抗议，那难懂的土话，简直就是一只猩猩在咆哮。

“什么话？一毛钱还不够？你们乡下人，简直比城里人还不老实！”

客人叉着两只膀子，用最正确的国语说，那尖锐的声音里，好像含着一种什么金属的东西，撞落在霉潮的泥墙上。

“先生娘，重得紧啰……”

“什么先生娘！”客人流线型的眉毛一攒，显然是冒火了。她从裤袋里又掏出五分钱，抛落在泥地上，尖起两片薄的嘴唇：“去！去！去！真讨——厌！”

门随着大猩猩的背影吱的关上了。主席又呐呐地接上去。

“请问这位同志……是打哪儿来的？……”

不知道是对这个称呼不很高兴，还是刚才对脚夫的火气还没有发尽，她没有马上回答，把脑袋向后一晃，掠一掠耳旁的鬓发，抬起眼睛，向屋子四角扫了一下，细长的眉毛又微微地皱拢来。屋子很湫隘，充满着一种五月天的潮湿霉气，泥墙上的石灰，剥落得像给什么啃过似的，现在给糊上了许多颜色的标语，并挂着一幅“×××军战地服务团第×组”的三角形缎旗，可是仍然掩饰不了那些丑陋的疮疤。正对着门的这面，有一个二尺见方的小栅窗，窗子顶上贴着总裁的画像，窗下是

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子，一只蜘蛛正在窗棚上默默地进行它的工作。

主席有些狼狈了，拿起手赶着停在他额角上的一只吮吸汗珠的苍蝇，旁边一个年纪最轻穿工装的女同志，溜着眼睛朝他瞅了一下。

“请……请问……”

“唔——”客人点一点头，大方地说：“我就是黄蕓。”

“啊！原来是黄蕓先生！”主席的眼睛霍地亮起来，一种震颤的电波通过每个同志的脸孔，大家抑不住地微微动了一下，惊异的眼光重新投落在客人的身上。客人像一只孔雀般挺立着，没有移动她的姿势，从眼梢上透出微微的一笑，晶莹的眼光掠过许多人的头顶，落在正对面的方窗上。

黄蕓，这个响亮的名字，哪一个战时工作者不知道。她是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者兼散文作家。她曾经领导过一个妇女战时团体，去过华北战区；她在南洋主持过救国募金运动。她出版过两本散文集，而且还著过一本《农村妇运讲话》——她会来到这样近前线的小村落，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事。

“我刚从×军长那里来的，打算用新闻记者的资格，到前方去跑一趟。”黄蕓女士用那金属般的声音说，一壁把皮包放在左臂上打开来，在大堆的信件和电报中间慢慢儿翻着，“这里哪一位是周同志？”

“就是兄弟……”主席连忙回答说。他感到有点惶惑不安，军长把这样一位人物，介绍到他这湫隘的小窝里来干什么？他怔怔地注视着黄蕓女士柔软的手指，在发亮的皮包上迅捷地移动着。

“很好，”黄蕨女士从皮包里抽出一只巨大的信封，在手心上轻轻一拍，“这是军长给周同志的信。因为这边过去的公路破坏了，所以今天打算在这儿休息一晚，军长已经有电话通知×司令，叫前面兵站明天早上派马来接我。”

“欢迎得很！”周同志恭敬地鞠了一躬，从办公桌旁，拉过一张板凳，请客人坐。“只是这儿太肮脏了，而且我们都是孩子们，还得请黄蕨先生原谅和指教。”

黄蕨女士眉毛挺了一下，没有说什么，卸下肩上的皮包，轻轻地坐下来。那个年纪最轻的穿工装的女同志赶紧挤上一步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本皮面精装的纪念册，向客人一鞠躬……

“黄蕨先生——”

黄蕨女士瞟了对方一眼，又是微微地一笑，那女同志脸孔一红，像一只迷惑的小猫似的躲到周同志背后去了。

这时，她才开始注意到屋子里的人，一共是七个：四个男孩子和三个女孩子。除开那主席是个苍白瘦削的肺病型的青年，一簇乌长的头发黑压压地覆在三角形的瘦脸上，像个忧郁的诗人似的，其余六个差不多都是粗黑茁壮的青年，睁着发亮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她。这样的青年，黄蕨女士在抗战中看过很多，这对她引不起什么特殊的印象，也没有必要去讯问这些青年的姓名。她端起周同志送过来的一杯开水，安详地喝着。周同志坐在她的对面，窘惑地搓着手背，那客人身上似乎有一种豪贵的光芒逼住了他，使他感到窒息似的，头额暴起的那根粗筋，更急剧地跳动起来。

“哦——”黄蕨女士忽然记起了什么，把杯子一推，霍地站起来，“你们在会议，是不是？你们开下去吧！我不愿意妨碍

你们的工作。个人妨碍团体的工作是不应该的！”

“那莫关系，那莫关系……”周同志吃吃地说，跟着站起来。

“开下去！开下去！”她像命令似的挥挥手，踢开背后那张板凳，把身体移到门旁去，“我跑了路，正需要苏息苏息……”

逼人的光芒离开了周同志的眼睛，他好像松了一口气，赶紧跟客人道歉，顺手又抽了一本油印杂志递过去，赔了一个笑：“这是我们的一种出版物，请黄蕨先生指教。”

黄蕨女士轻轻谢了一声，没有翻，往门边那张洗脸的桌上一搁，随着蹲下去，开那只绿色发亮的皮箱。

同志们重新在办公桌子四周坐下来，桌子上堆满着纸张和书籍。周同志翻一翻记录，找出刚才讨论到什么地方。

现在我们尊重黄蕨先生的意见，继续讨论下去，关于第二项工作……

“O, Damned!”主席话还没有说完，又突然被那金属般的声音打断了。黄蕨女士倏地站起来，“我把烟卷儿忘了带来，这真糟糕！周同志，请你们勤务替我去买一听烟，可以吗？”

“我们这儿没有勤务呀……”周同志愣着眼，搔搔他那乌长的头发，同志们望着他吃吃地笑，他向那个穿工装的女同志摆摆手，“张同志，就请你去跑一趟吧！好不好？”

张同志从睫毛底下向主席瞅了一眼，这才慢慢地站起来，黄蕨女士从裤袋里抽出一张钞票，放在她的手里：

“买一听前门，否则就是 Ruby Queen！对不起！”她像慈祥的母亲般地拍拍张同志的肩膀，把她打发出去了，接着旋过身来，提起足尖在泥地上划了一个半圈。

“你们知道，烟卷儿是我们文化人的第二食粮呀，哈哈……”她抖动着瘦削的肩膀格格地笑起来。

“嗯！”主席似答应非答应地嗯了一声。并没有抬起眼睛望客人，他把指节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，唤起同志的注意，“现在我们继续讨论，关于第二项，自卫队工作……”

同志们偷偷地望望黄蕨女士，她把手插在裤袋里，踏着跳舞般的步子，在室内轻轻地踱着，大家交换了一个会意的微笑，没有人说话。

“请快一点发表意见！”主席又焦躁地敲敲桌子。

门吱的叫了一声，张同志登登地跑回来了，她冲到黄蕨女士的前面，拭着脸上的汗，喘喘地说：“这里没有前门，也没有Ruby Queen，这里顶好的就是老刀牌。”

“老刀？”黄蕨女士咽下一口药似的，右面的细眉毛显然往上一挺，“这真糟糕，军长送了我两听炮台，我怎么搞忘了！这真糟糕，Damned！”她燃着了烟，在离开桌子不远的一张行军床上轻轻坐下来，感慨似的吐出了一口气。

“战时的旅行真不方便呀，简直就像在非洲旅行一样，譬如说，我们干新闻记者的，本来在任何场所，都可以享受最大的便利，一个记者要比一个高级官吏享受更大的便利的，但是现在却非刻苦耐劳不可了。”她弹一弹烟灰，忽地又站起来，把手在背后一交，又挺着胸脯说，“但是这种精神却是必要的，尤其是我们新闻记者，所以我这一次到前线来，就是希望来提倡一下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。由于我的提倡，中国文化界朋友也许会改变一下作风，我相信。”

黄蕨女士仰起脖子，吹出一个个青色的烟圈，望着它袅袅

地向黝黑的屋顶上升，在霉潮的空气中消失了。

“是的，黄蕨先生的精神，我们佩服得很！”一个背朝着客人的同志冷冷地耸一耸肩膀，主席立刻朝他瞪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“是的，不过，”黄蕨女士又坐回到行军床上，把右腿望左腿上一搁，语调忽然严重起来，“在政府方面，却应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关于物资的流通，譬如说这烟吧，我们很可以设法从后方运输过来，前方的东西也可以流通到后方去，这样才可以有一个 Circulation（她把握烟卷儿的那只手，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）！这是战时经济上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关于这点，我不久要发表一篇文章，主张设立一个战区银行和一个战区物产公司。这确实太重要了。因为工作和现实生活是不能脱离的，生活不安定，工作怎样能顺利进行呢？你们说对不对？”

第一支烟很快地就抽完了，她用一种打水片的姿态，把烟蒂投到痰盂里去——嗤的一声熄灭了。

可是黄蕨女士的宏论并没有停止，她又从经济问题扯到新闻事业，她谈到新闻记者的神圣和责任的重大。批评人家不重视新闻记者的错误。她使出许多优美的姿势，褐黄的髻发在她头后不停地颤动，微凸的颧骨上，泛出一层兴奋的红光。每发挥一点，她照例要补上一句，“关于这点，我不久将发表一篇文章。”

主席好像头上长着白虫似的不停地搔着他那乌长的头发，桌子上一只白铜闹钟，短针已经快指到“4”字了。“是的，是的，”他含糊地答应着客人，又望望他的同志们。那个管会

议记录的小胖子，现在侧着身体，把肥圆的下巴压着左手的手腕，右手提着铅笔，就在记录纸上悄悄地替客人画速写。主席朝他皱皱眉毛，另外那个张同志，把舌头一伸，扑嗤地笑了起来。

屋子里更加黝暗了，窗栅上那只蜘蛛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，静静地蛰伏在网的中央，只有黄蕨女士金属般的声音，像山谷的瀑布一样，永远是冲冲地冲冲地没有停止。

突然，那只闹钟像睡醒了似的，大声地叫起来。这强烈的声音才把黄蕨女士的宏论打断了。主席眼睛一亮，迅速地站了起来，生怕给什么逃走似的，紧紧地揪住了闹钟的铃。

“黄蕨先生，让我们把你的行李安顿了，再谈，好不好？”

“O——”黄蕨女士嘴唇一尖，发出一个悠长的声音，好像拖了一个极长的惊叹号般的，“对了，我总以为你们是有勤务的，那可很对不起呀！”她站了起来。

“没关系，”主席果断地说，立刻动员全体的同志，把黄蕨女士黄色的被囊和绿色的发亮的皮箱，搬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去，那屋子里也有一个小窗，窗下安着一张行军床。同志们把黄色的被囊打开来，替客人铺好床，又替她找到一张桌子，一切动作都以最大速度进行着。在五分之五之内，什么都舒齐了。黄蕨女士当然也不会空闲，她从皮包里抽出一札未复的电报和信件，往桌上一搁，向着同志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

“时间真不够呀！你们瞧，这许多电信都没有复，这许多电信——”

.....

同志们重新回到办公室，每个人身上仿佛卸去一副沉重